羣鶯亂飛

文：湯禍　畫：家裕

我什麼都告訴他

「不會令你們失望的。」

沈蕙在上海躭了十天，又與母親往蘇州過了兩夜，回到上海，再過兩夜返香港。回家後，打電話通知大家。明夜，她與旅遊店三人同膳，告訴大家道：

「馬先生向我求婚，當然我答應，下月，他要來香港。小店決定讓與你們了。」

「姨母可以收購你的股權百分之六十，另四十，梅琳、朱琓會想辦法。」任青說。

沈蕙很高興，大後天即往辦手續。她的樓亦很快出讓。

尊尼在兩月後來香港，這時沈蕙住在馮太家，她有客房。尊尼住在一個高級公寓中，尊尼住了十天又走，沈蕙住到馮太結婚前三天搬那間高級公寓中。

再兩月，尊尼又來香港，幾天後，他們同離開香港飛到了溫哥華。不久，他們在溫哥華簡單的結婚，夫婦同在尊尼的機構中工作。半年後，楊闌與小張來溫哥華了。那夜楊闌看到沈蕙後說：

「我們離開香港前，我在中環遇到蕭姨太，他說郭先生死在溫哥華。」

「再說些什麼嗎？」沈蕙心弦劇烈震撼地問。

「蕭姨太是丈夫告訴她的，她的丈夫得到查先生的電話。蕭家也準備移民。」

「郭太當時在何處？」

「在溫哥華，我問過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溫哥華他的家。」

「知道了如何？」

「我希望知道老郭葬在何處。」

「現在你已經新生了，把過去的種種忘卻吧。」

「我總有機會到他墓前的。」

「你丈夫知道這些事情嗎？」

「我什麼都告訴他，甚至關于王大衞的事。我又在學汽車了，這回一定成功。」

「環境迫你成功呢！」

「是的。」

他們是在唐人街的一家廣東食肆，尊尼有事，所以遲到，沈蕙當他來即提到郭亮之死，尊尼道：

「總有辦法法到他墓前獻花的。」

沈蕙點點頭，她因找到眞正愛她的一個男人而高興呢！（本篇完）

三十：以後不准再找我

大生聽了天娜那幾句話，暗大雙眼，有點信不過自己那對耳朵。他知道天娜說的是眞話，還是有意戲弄他。天娜那麼地一笑，說：「怎麼啦？你這幾個月來，向我展開追求，目的不是想跟我上床嗎？現在我讓你帶我到任何地方去，酒店、別墅，甚至是你的家中，怎麼你又害怕了？如果你沒有胆量，那我就走了！」說時站起身來。

「我有！我有！」大生連忙說道，「請你等一等，待我結了賬，再帶你去！」

天娜重新坐了下來。大生則連忙叫侍應結賬。

結了賬，兩人出到街上，大生召了一輛就像個小型游泳池。飲過一點酒的天娜，雙頰緋紅，顯得更加冶艷。但見她把外衣脫了下來，又把內衣脫了下來，那一對肉球滿圓而又富彈力，大生看得眼也圓了。

天娜走下浴池，放着一池熱水，向大生招手說：「快些下來呀！」

大生在矇矓中醒來，摸摸身邊，摸了一個空，才猛然醒覺，便叫了起來：「天娜！天娜！」

天娜不見了，桌上有字條：「以後不准再找我！」（完）

時代女郎　王口方

三六三：二人世界粉色夢鄉

鴛鴦世界　文：殺主樓偷殺　圖：

阪東接到約昂，花了一小時多，乘她的汽車到達她的舊式花園住宅，是文津區水木町的寬大花園，內部西化而外觀的世家大宅，乃阪東家的遺產。她家司機是用電話聯絡的，用車通電話，司機騎摩托車趕來。家中一個老男工管看門與花木清潔，一個中年女傭。

阪東太太親自侍候約昂先沐浴，並已命司機回去。約昂沒想到這住宅奇大，可以住許多人，但現在主人只她一個。'她告知他：「今天你第一天到，我們守在家裡，從啤酒到洋酒，兩餐日餐全有，女工是多年的女廚。」兩人浴後，都著了初夏的新空洞衣，先開上西茶來。她叮嚀道：「你在東京有任務，一切我不過問。應酬是少不了的，現在這就是你東京的住宅。萬一有事夜歸不便，先來一個電話就是了。只有一點須注意：玩的地方太多，小心惹上病菌。所有餐室酒家，多用女工，也容易有吧女、酒女，你須注意，自己健康第一！」

「我不會亂來的，也沒有這需要。」茶話之後，她偕他看了全棟住宅和花園，約昂說：「太大了。」

阪東夫人挽了他的手道：「你年輕，反正要結婚的，以後東京，便用這所大屋作公館。我要你在台北、香港有住宅，因爲你的工作，以後必是這三個地方。」

由機場抱吻後，到現在，她沒有再吻他，爲的是風俗不同。她帶他到園中，坐入石亭休息，時已夕陽西下。約昂感到一種中年母親之愛，但眼前的她，確只看出二十七八歲。他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說：「你知我還只二十二歲，有了你，現在並無結婚的必要！」阪東夫人這才抱住他親吻：「不然，我自有安排的。你以香港爲中心，那邊必須有個女人同住，主持家政。法國女人，中國女人，你慢慢選定一個，我自會爲你安排的。」

不久晚餐好了，女傭侍候，他兩個在小客堂吃西餐，女廚做的法國菜，十分地道。

看了一小時半電視，她便關好了門戶，然後雙雙同浴，讓約昂先上床等候。阪東夫人在浴間做完清潔工作，方着了輕睡衣矣嘻嘻地進來。約昂已十分難熬，見她香噴噴地到來，雙臂揚起道：「甜心，我好需要！求你快一點，從下飛機，我就要你！快點！」

阪東太太見他揭去了薄被，驚問道：「怎麼這樣興奮？你！」二人世界開始，她摟住他吩咐：「你就這樣好了，我……」她啜吻他，一同進入了銀紅色的夢鄉。（完）

三六三：三和老太太閒聊

冷地答，「一點意思也沒有。」

「你好像滿懷心事似的，」老太太說，「坐飛機是很無聊的事，看看趣劇，有何不好呢？否則怎可打發時間。」

「你怎知我滿懷心事？」亨利冷冷地答，「一點意思也沒有。」

「一個人坐飛機，默默不語，又常眉頭緊皺，當然可看出你滿懷心事了。」她答。

「唔，你的觀察力不差。」亨利讚賞地說，「老太太，看來你有六十歲吧？」

「哈哈，」她欣然說道，「我快七十啦，你認爲一點不像？你別哄我，讓我空歡喜吧。」

「眞的一點不像快七十歲的人，你的保養功夫了得。」他答。

然而亨利却未想到，伊蓮娜和安東洛夫，已和波比遊玩了多時，早已和他來往，而且一見如故成了朋友。

亨利下了決心後，心情反而輕鬆了許多，環顧四周乘客，有的在看機上的電視錄影帶，有的戴着機上附設的耳機在聽音樂，有的在交談，有的當然在閉目養神。

他望望身旁的老太太，她的咀不知在嚼着什麼，眼睛則在望着前面的螢幕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於是自己也閉目養神了。

「你怎麼不看電視？」不料，老太太碰碰他的臂說，「這節目值得一看。」

節目是諸星卜合在表演。

「有點像小丑，有什麼好看？」亨利冷冷地答。

「我有！我有！」亨利問。

「一個人坐飛機，默默不語，又常眉頭緊皺，當然可看出你滿懷心事了。」老太太說，「唔，你的觀察力不差。」亨利讚賞地說，「老太太，看來你有六十歲吧？」

「哈哈，」她欣然說道，「我快七十啦，你認爲一點不像？你別哄我，讓我空歡喜吧。」

「眞的一點不像快七十歲的人，你的保養功夫了得。」他答。

美蘇諜影　東尼亞■

三二：浪跡天涯

天涯俠客無人　端木翔楚・文　秋風・圖

那些武士揮動長矛短戟，用力挖刨土堆，過了一陣，已露出一具靈柩來，余顧南大喝一聲：「待我來！」他用鋼刀撬開棺蓋，那蓋子只撬高寸許，衆人已聞到一股中人欲嘔之臭氣。耶律玉及其手下連忙掩鼻退後。

余顧南却毫無所覺，把棺蓋打開，但見棺內一具漢女屍體已經潰爛，屍身上全是蛆虫，極是恐怖！他定睛細看那女屍面部已全潰爛，但自面形及身材看來，當無疑問，他怪叫一聲，仰天摔倒，暈死過去。

耶律玉吃了一驚，急下令：「快將他拉開，把屍體火化了。」過了一陣，余顧南方悠悠醒來，耶律玉急又問：「你覺得如何？」

余顧南見到熊熊大火，大叫一聲，問道：「難放火的！」

耶律玉不慌不忙地道：「難道你肯讓方姑娘埋在此處？要帶回宋國，不先火化怎行？」

余顧南不由默然。冷風中異味撲鼻，余顧南見耶律玉陪自己站在旁邊，心中不無感覺。耶律玉輕輕一嘆：「想不到她如此命薄。小余，你可得挺住……我雖在遠國也聞到你之大名，大丈夫可不能因一個女子而毀了一生！唉，雅可也嫁人了，否則你倒可去找她……對，你這次還去女眞部麼！」

余顧南但覺萬念俱灰，腦袋無力地搖了搖。過了頓飯工夫，一位武士過來道：「小郎主已燒好了！」

耶律玉着手下拿一隻空酒罈子來，余顧南親自把骨頭檢進罈內，耶律玉着人送上烤肉，余顧南那裡吃得下！自喉底迸出兩個字來：「謝謝！」便如行屍走肉般，慢慢走下山。

耶律玉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，忽然叫道：「想不到她如醒來，耶律玉急又問：「你覺得如何？」

余顧南却未想到，伊蓮娜和安東洛夫，已和波比遊玩了多時，早已和他來往，而且一見如故成了朋友。

亨利下了決心後，心情反而輕鬆了許多，環顧四周乘客，有的在看機上的電視錄影帶，有的戴着機上附設的耳機在聽音樂，有的在交談，有的當然在閉目養神。

他望望身旁的老太太，她的咀不知在嚼着什麼，眼睛則在望着前面的螢幕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於是自己也閉目養神了。

「你怎麼不看電視？」不料，老太太碰碰他的臂說，「這節目值得一看。」

節目是諸星卜合在表演。

「有點像小丑，有什麼好看？」亨利冷冷地答。

「我有！我有！」亨利問。

「一個人坐飛機，默默不語，又常眉頭緊皺，當然可看出你滿懷心事了。」老太太說，「唔，你的觀察力不差。」亨利讚賞地說，「老太太，看來你有六十歲吧？」

「哈哈，」她欣然說道，「我快七十啦，你認爲一點不像？你別哄我，讓我空歡喜吧。」

「眞的一點不像快七十歲的人，你的保養功夫了得。」他答。

八一：頻頭撞向墻角

中說：

「你別寃枉我，汚辱我，明珠告訴我，你們鬧翻了，我還在她面前爲你說好話呢！可是，你却說我是搶走了你的女朋友。」

「你別假惺惺地貓哭老鼠，我沒有搶走你的女朋友。」

「嘿，你騙得了誰。」元中的手仍然沒放開。「半個月前，有人見到你上明珠家去，今天，你又去了，對嗎？有一次，是我親眼見到的，你賴也賴不掉。沒想到，你這小子，這麼沒義氣！」

「元中，你可別亂猜。」我說，「那次是她病了，我去探病。」

「那麼今天呢？今天又是幹什麼？」元中冷笑一聲。「看你匆匆忙忙，慌慌張張的，難道會幹了好事？虧你讀了那麼多書，原來是個斯文敗類。」

我忍不住了，一股懊惱的怒火從胸中冒升起來。我瞪着元中說：

「你別寃枉我，汚辱我，明珠告訴我，你們鬧翻了，我還在她面前爲你說好話呢！可是，你却說我是搶走了你的女朋友。」

「你別假惺惺地貓哭老鼠，我沒有搶走你的女朋友。」

「天涯是何處，吾家陳浩泉■」

三六三：和老太太閒聊

然而亨利却未想到，伊蓮娜和安東洛夫，已和波比遊玩了多時，早已和他來往，而且一見如故成了朋友。

亨利下了決心後，心情反而輕鬆了許多，環顧四周乘客，有的在看機上的電視錄影帶，有的戴着機上附設的耳機在聽音樂，有的在交談，有的當然在閉目養神。

他望望身旁的老太太，她的咀不知在嚼着什麼，眼睛則在望着前面的螢幕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於是自己也閉目養神了。

「你怎麼不看電視？」不料，老太太碰碰他的臂說，「這節目值得一看。」

節目是諸星卜合在表演。

「有點像小丑，有什麼好看？」亨利冷冷地答。

「我有！我有！」亨利問。

「一個人坐飛機，默默不語，又常眉頭緊皺，當然可看出你滿懷心事了。」老太太說，「唔，你的觀察力不差。」亨利讚賞地說，「老太太，看來你有六十歲吧？」

「哈哈，」她欣然說道，「我快七十啦，你認爲一點不像？你別哄我，讓我空歡喜吧。」

「眞的一點不像快七十歲的人，你的保養功夫了得。」他答。

三六二：太過大意

此時也，兩車之內浴血的男女傷者，突然撲出，阿華猝不及防，界個滿身流紅之男傷者一棍打暈。

阿七現身，走到大哥炳架車處，躍出兩箱銀紙，然後拆去跑車之車牌，與一男一女傷者奔入樹林中。

與此同時，花柳培、王彼德兩架車亦遇到相同事故，王彼德拔槍叫住手足小心之時，有一枚大餅飛到，打暈王彼德，路邊就有人飛步湧出，繳去王彼德支炮仔，搶走一箱珠寶。

阿占做戲，與阿星、花柳培等人湧出車外追入樹林。

阿占做道一齣戲，當然有結果，只不過與王彼德之馬仔，一齊追入樹林，就界對方之陣勢嚇驚。

三個幪面大漢，一字排開，各人手持一支滅聲槍，槍法驚人，連發三槍，子彈射入阿占等人身前一尺泥裡。

阿占等人連忙伏身地上。對方一大漢喝曰：「再追攏命！」講完已經走到無影無踪。

（本文完）

三六二：太過大意

嚀囉文媽媽聲，曰：「彼德太過大意，返去睇下佢香了未！」

各人放聲追趕，返到公路，見王彼德依然昏迷，但馬仔姓李，用藥油救醒王彼德，告以經過。

嚀囉文曰：「彼德，今次界你害到仆直！」

王彼德曰：「我點知有D咁嘅事！」

阿占曰：「此處是非之地不宜久留，文哥，返去至算喇！」

大哥炳幾個亡命之徒，量低不久，便已有警車到場，個個扮了蠟。

王彼德太陽穴中了飛鏢，腫了幾日，嚀囉文日日嚕住佢，要佢供出對方。

王彼德曰：「我亦有符喫！阿文，你亦好清楚，呢單嘢我損失夠大喇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我咪係一樣，唔通我哋咁就算了乎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慢慢查，查出有鬼睇！」

不過，此事一直冇戲睇。

（本文完）

三六二：太過大意

嚀囉文媽媽聲，曰：「彼德太過大意，返去睇下佢香了未！」

各人放聲追趕，返到公路，見王彼德依然昏迷，但馬仔姓李，用藥油救醒王彼德，告以經過。

嚀囉文曰：「彼德，今次界你害到仆直！」

王彼德曰：「我點知有D咁嘅事！」

阿占曰：「此處是非之地不宜久留，文哥，返去至算喇！」

大哥炳幾個亡命之徒，量低不久，便已有警車到場，個個扮了蠟。

王彼德太陽穴中了飛鏢，腫了幾日，嚀囉文日日嚕住佢，要佢供出對方。

王彼德曰：「我亦有符喫！阿文，你亦好清楚，呢單嘢我損失夠大喇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我咪係一樣，唔通我哋咁就算了乎？」

王彼德曰：「慢慢查，查出有鬼睇！」

不過，此事一直冇戲睇。

（本文完）

三六二：太過大意

此時也，兩車之內浴血的男女傷者，突然撲出，阿華猝不及防，界個滿身流紅之男傷者一棍打暈。

阿七現身，走到大哥炳架車處，躍出兩箱銀紙，然後拆去跑車之車牌，與一男一女傷者奔入樹林中。

與此同時，花柳培、王彼德兩架車亦遇到相同事故，王彼德拔槍叫住手足小心之時，有一枚大餅飛到，打暈王彼德，路邊就有人飛步湧出，繳去王彼德支炮仔，搶走一箱珠寶。

阿占做戲，與阿星、花柳培等人湧出車外追入樹林。

阿占做道一齣戲，當然有結果，只不過與王彼德之馬仔，一齊追入樹林，就界對方之陣勢嚇驚。

三個幪面大漢，一字排開，各人手持一支滅聲槍，槍法驚人，連發三槍，子彈射入阿占等人身前一尺泥裡。

阿占等人連忙伏身地上。對方一大漢喝曰：「再追攏命！」講完已經走到無影無踪